

世纪相思

1999-1999
阳江一中校友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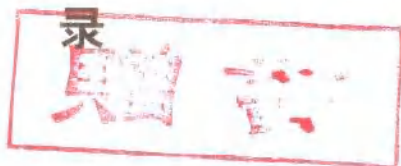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世纪 相思

7251
726

阳
江
一
中
校
友
回
忆
录

阳
江
一
中
深
圳
校
友
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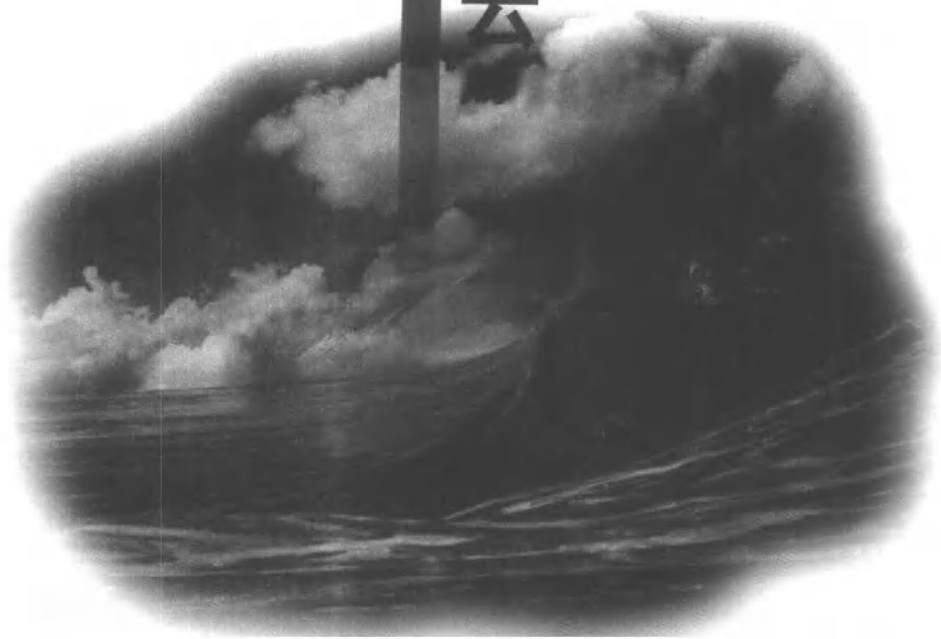
A0874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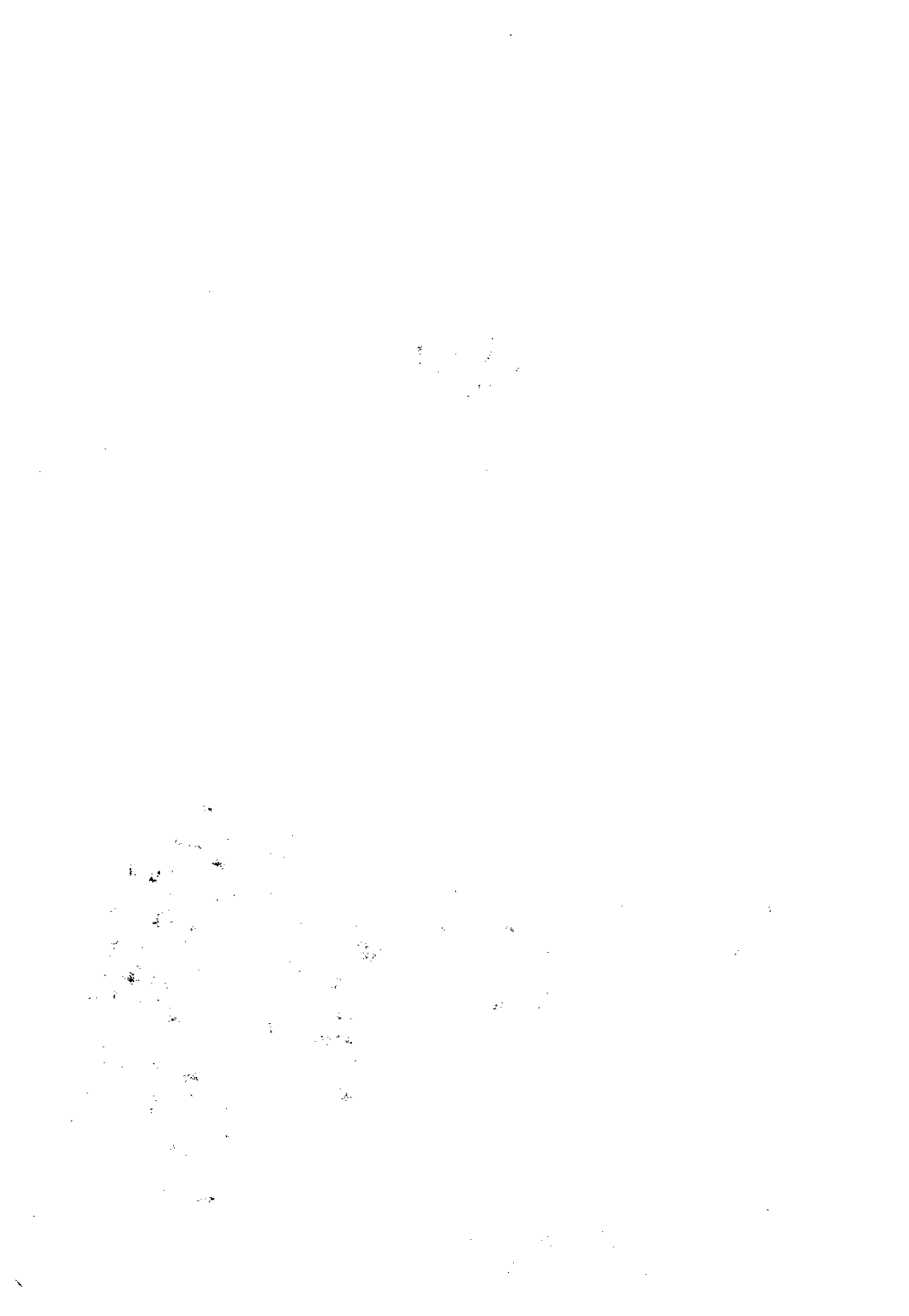
新
华
出
版
社

第一辑

岁月风云

S u i Y u e F e n g Y u n





漠阳忆旧

湛江 姚立尹

光阴流逝得如此迅速，阳江一中建校九十年了。阳江一中前身是阳江县立中学，1939年我在该校初中毕业，至今已是六十周年了。1949年阳江解放，我兼任该校校长，又是五十周年了。我的学生时代，离现在太远了。往事已如烟。不过，我还记得我在学校里参加过一次学潮。一天晚上，学校大门关闭了。同学们互相串连，夜里爬墙出去，全校学生开始罢课了。为什么罢课？我当时并不明白，是糊里糊涂跟着跑。后来听说是要赶走校长冯思伟，学生叫他花名“鱸鱼头”。但结果没能把他赶走，大家又回校上课了。回校第一天，首先在礼堂听“鱸鱼头”训话，他说：“你们闹天宫，覆地府，你们是小齐天大圣……”他批评了学生罢课。最近我想起这件事，才问起施宝桢同学，那次罢课是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他说那是有人想当校长，煽动学生罢课，要把冯思伟赶下台。原来学生是被人利用了。这是旧社会发生的事。解放后，在学生中上当受骗的事也常有发生，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团伙，为了篡党夺权，首先是煽动学生起来造反的。这个“革命”闹得学校都关门了。

这一代学生本身也是受害者。希望今后的同学们不会再上那些阴谋家、野心家的当。

在县中时我还参加了“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阳江分社”的群众组织，那是抗日救亡团体，是曾传谈同学介绍我参加的。这个组织设在中山公园一座小楼房里，我们同学经常到那里活动。我就是在那里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当时曾传谈同学借给我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这些都为我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当时学生的抗日情绪高涨，同学们自动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到各乡镇宣传抗日。我曾参加过这样的宣传队。同学们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显然是党在学生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学生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阳江县中不少学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有的还牺牲了。青少年学生容易接受新事物，问题就在于教育。

阳江解放初，我兼任县中校长，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80年代，一次我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时，曾庆存同志来找我，一见面就叫我“校长”，我一下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说：“刚解放时你任校长，我是学生”。那时我还不认识曾庆存，只有苏少泉我还有点印象，当时他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是学生会的负责人。

解放50年了，阳江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阳江县中已成为阳江市第一中学了。一中本身的规模也扩大了。50年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十年前一次在湛江工作的阳江一中同学聚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在各单位当领导的不少。但也应该承认，由于我国在教育制度上的缺陷，多年来搞的“应试”教育，使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学校政治课往往脱离实际，学

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上面说的那种学生上当受骗现象就很难避免。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我相信阳江一中会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作出新的贡献的，前途无可限量。

注：姚立尹，1939年在阳江一中的前身——阳江县立中学初中毕业。是解放后第一任阳江县长，并兼任一中校长。他这任县长早在解放前在游击区成立阳江县人民民主政府时已经任命了。离休前他是湛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母校校庆缅怀烈士

阳江 何明

当母校九十周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回首往事，不觉心潮澎湃。特别思念起在岁月风云中那些为人民事业英勇牺牲的校友、战友，其中最令我怀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抗日，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林元熙烈士和陈玉泉烈士。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校友和战友，又是我的前辈。他们的壮烈牺牲，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一中母校的光荣和骄傲！他们的一生虽然很短暂，却是光辉的一生。他们的光辉业绩是从母校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阳江一中校友回忆录》编委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想，还是写一写林元熙和陈玉泉吧！

缅怀林元熙烈士

蕉山血战西江怒， 漠水奔流去不还。
云鸟归林啼晚照， 春潮来汛忆芳颜。
可怜跃马回师里， 痛失英才落凤间。
一死何伤千百继， 上园春复共摧顽。

林元熙 (1910 - 1945), 阳江县立中学第一届丁班毕业。1939 年 3 月任中共两阳县工委组织委员兼中共阳江特支书记。1943 年春调珠江三角洲敌后参加武装斗争,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警卫连指导员。1945 年 2 月,随主力部队转移至新兴县蕉山,遭国民党 158 师包围袭击,林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缅怀陈玉泉烈士

一

默默潜身夜不惊, 池塘秋水听蛙鸣。
隔床对语君行早, 不尽西风送客情。

二

十年人去无消息, 虎穴刀丛冒死生。
身陷囹圄犹骂贼, 松山毅魄未留名。

陈玉泉(1911 - 1945), 1932 年阳江县立中学毕业。1939 年 3 月任中共两阳县工委宣传委员,曾任县立中学训育员、阳江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干事、精武小学训育主任。1940 年秋调新会一带抗日前线负责情报交通工作。1945 年元旦,在新会司前松山,遭国民党周汉铃部队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被捕,受尽酷刑,终被杀害。

注:何明,1938 年在阳江县中毕业,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阳江城区地下党区委书记,解放后一直在县、市担任领导职务,是一中校友会名誉会长。

从母校走向革命

广州 梁文坚

我读书时叫梁淑娟，1934年夏，我从南恩小学毕业了。家里穷得拿不出学费，毕业前，就决定不上中学了。但同学们报考中学时，我跟着去报了名，又考了试。那时阳江只有一间中学，就是阳江县立中学（简称县中、江中，是阳江一中的前身），一千多人考试，只收240人。很多人都作了落第的准备。出榜那天，我随大家去看榜，一看，榜上居然有我的名字，而且名字排得很前，在女生中，我排第二名。这时，人人都夸我考的成绩好，劝我父母无论如何都要给我读书。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中学生生活。

从1934年秋到1936年夏，我读完了初一、初二四个学期，却只交了两个学期的学费。到1936年秋开学前，父亲还是拿出那十块钱的学费。开学前那些天，父亲天天低声下气求人借钱，都碰壁而回。确实求借无门了，父亲又去求学校，请先让我注册上学，学费迟些时再交。但校方说我已经欠了两个学期学费，怎么说也不让注册。我眼巴巴看着同学们回学校上课，而我却进不了校门。这样，在我刚刚14岁，要上初三时，失学了。

当时的社会，不上学就没有任何社会活动，只能呆在家里

过闷日子、苦日子。我虽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但我心里却翻滚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要读书的人没书读？为什么穷人这么多？为什么穷人的生活这么苦？这许多问题，向哪里寻求答案？我到处找书看，看了很多武侠小说，但那不是现实。我读了我叔父从上海寄回来的《读书生活》杂志，我把我的思想和问题，写了稿寄到《读书生活》去。我那文理不通的稿子，当然不被采用。在那长长的黑夜里，我彷徨、我苦恼，我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后来又读了鲁迅的许多小说和杂文，还看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对我鼓舞很大，这些书激励我要坚强，要奋斗。我当时是孤立无援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奋斗呢？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张广州报纸上看到报考女警的消息（那是1937年），我想去报考女警，可是怎么去呢？我身无分文，冲出去罢，一路乞讨去吧，一个青年女子去乞讨，能不落入坏人手里吗？我不想冒这个险，于是我强烈地向父母表示：我不能这样下去！我不能困死在家里！

1938年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我父亲未交学费就让我再回到学校复学了。我上了春季初三上学期的一个班，同曾素伟等人同班。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春天（可怜我失学在家，连抗日战争爆发都不知道），学校里已一派抗日的气氛，一些热心的同学，已出来参加抗日宣传了。我对这一切感到无限的新鲜和兴奋。这时有一个比我年纪稍大的朋友雷启光，他给我一些书，那些书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讲了毛泽东，讲了中国红军，讲了陕北和延安。这些都是我从未听过的新闻。我自己也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郭沫若写的从苏联归来的书，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情况。我开始懂得了这世界上有共产党，有社会主义国家，这时我简直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看到了新社会的曙光。这时学校进行

了一次论文比赛。三年级的题目叫《论物质国防和精神国防》。想不到我这个刚从家里呆了一年半才回到学校的孤陋寡闻的人，居然得了第三名。这使我很受鼓舞，也提高了我参加各种活动的信心。可惜我只读了一个月左右的书，就因为敌机轰炸阳江城，学校停课了。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参加了社会救亡团体的活动，到处宣传，去演讲、去唱歌，去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眼看着国民党的腐败，国土大片大片沦亡，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激荡着胸怀。这时我接触了更多的革命书刊，了解了更多的社会情况和革命的道理。几个月后当学校复课时，因自己已有了救亡工作的寄托，也因我学费未交，就再没回校复课了。这前后，我有时也写些有关抗日或有关妇女的文章，用孰坚、文丁等笔名在报上发表，后来我干脆用了梁文坚的名字代替了梁淑娟这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女人名字。

这时我对旧社会没有多少信心了，我想寻找共产党，想去延安，但没门路，也没有路费。我和一批同学参加了阳江一个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叫“青年群社”，在黄文康的领导下，我们吃家里的饭，做社会上的抗日救亡工作。我曾同一群十人左右的女青年，由我当队长，到平岗四区农村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在近河大洞村，我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去纠正那些由速决论而变成失败论者的观点，我的说法得到了人们的信服。但是他们奇怪我这个丫头，怎么会懂得这么深的道理。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告诉人们，这是毛泽东的理论，我以为这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我这一讲可出问题了。当晚当我们在搭起的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时，当地的士绅们，向群众宣布：“日本军登陆了，大家快逃罢。”煽动群众四散逃跑，破坏了我们的演出工作。于是我带队回到城中，向县长告发了那士绅造谣惑众，破坏抗日的汉奸罪行。县长当面答应我要惩办汉奸，背后却不当一回事。过后

我才懂得是因为我宣传了共产党的理论，才遭到反动分子的破坏。我第一次体会到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多么尖锐。我更强烈地要找到共产党，觉得没有党的领导，做不成事业。

我终于找到党了，在193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在“青年群社”领导人黄文康的房子里，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黄的房子出到街上时，夜已深了，街上静悄悄，初冬的寒气，侵入到我只穿一件单衫的身体，觉得一阵凉意。但我心里却热得很，心跳得快要蹦出来了。我想在街上振臂高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但理智控制着我，这是党的秘密，我是地下党员，我不能公开自己的政治面目。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想着我这穷孩子，终于找到了党，有了自己最信赖的和最亲最爱的组织了，我久久不能入睡。这时，我16岁。

从此，党就是我最亲最爱的亲人，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听党的话，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不久我们在党领导下，从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转到了农村，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做半地下工作。以至后来，发动了农民群众，教育了一批学生，组织了抗日武装队伍，之后又转入到武装斗争去了。就这样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说来惭愧，我在阳江中学读书，只不过读了两年零一个月，连初中还未毕业。但这对我一生的成长，却太重要了。在这两年多的学生生涯中，使我在科学文化方面学到了一定的知识，使我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培养了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加强了 my 爱国主义思想。而由于我读书的艰辛和失学的痛苦，又加深了我对旧社会的认识，激励了我要改天换地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意志。特别在校的最后一个月，对我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不是一个在校学生，我不会那么快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也不会那样迫切地追求共产

· 世纪相思 ·

党，因此没有这两年又一个月的中学生活，就不会有我梁文坚的今天，我永远难忘我的母校对我一生所起的作用。我祝愿她今后培养出更多的国家栋梁，也为建设祖国、家乡造就更多各种专业的苗子和骨干。

注：梁文坚，女，1938 届阳江县中未毕业离校的校友。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是广州市妇联副主任。

抗日烽火忆江中

阳江 周文奏

我的童年，是在阳江附城一个乡村度过。因为我的生母出身奴婢，且父亲早逝。苦辣咸酸的滋味都尝过。

1930年我浮龄10岁，入学读书了，读二年级时，在一次周会上，师生齐集礼堂，校长沉痛地讲述发生了“九·一八”日军侵占东三省的经过。谭庚环老师诉说了东北三省同胞被残杀，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说到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凌辱，租界的公园竟立起“华人与狗，不得进内”的牌子。在香港亡了国的印度警察，也任意对中国人棒打脚踢。说到痛处，谭老师哭了，全体老师同学都哭了。师生痛哭的情景深深印入了我的心里，至今记忆犹新。

1933年我开始读传统的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使我知道了入世间有过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暴君奸臣之类的丑恶东西，同时还有忠臣廉吏，侠客义士和善良的百姓，以及官逼迫民反上山聚义的事情。这些人物故事，在现实世界里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似有若无，似伪似真，常常使我浮想联翩，思潮起伏。

小学毕业后一年半，找不到工作，只好跟着母亲在租来的一点园地上种些瓜菜，还养了一群小鹅。因寻找不到一条生活出路，1937 年秋我考上了阳江县立中学。开学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平、津已失陷，淞沪、太原会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人都为前线胜败操心。抗战歌曲响遍街头《抗战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激动着热血青年的心。在青年中当时有着不同的想法，有的同学走向街头，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多数同学都关心国家兴亡，但还在埋头读书，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当初我是埋头读书，是读书救国论者。但是形势迫人，在抗日救国的洪流推动下，我终于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

随着上海、南京、太原的沦陷，华北、华东、华中许多大城市和重要交通路线都被敌人占领。10 月敌机疯狂轰炸广州，敌舰封锁广东沿海，轰炸渔港，残杀渔民，战火开始燃到华南。阳江旅省大中學生，纷纷疏散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委派出党员骨干王传舆等来到两阳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37 年至 1938 年春，阳江先后成立了“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阳江分社”、“阳江大中文化社”、“阳江青年抗敌同志会”、“基督教会青年社”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运动广泛深入发展。

1938 年春，我的班主任冯遵我老师，是刚从大学毕业回来的，他满腔爱国热情，平易近人，谈吐不俗。语文课上纵论古今文章风采，很为动听引人。对世界形势和中国战局，有很精辟的见解，关于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反共轴心，为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的来龙去脉，说得深入浅出，发人深省。在他的引导下我班建立了一个读书会，订阅了《世界知识》、《读书月报》等杂志，购买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生活

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有关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学艺术的书都有。还有鲁迅的《彷徨》、《呐喊》，茅盾的《子夜》等等。我班同学原来多是埋头读书的“学子”，这一来，课余时间钻到新书里去了。我也被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里。鲁迅的《狂人日记》，使我猛然领悟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扫除人吃人的筵席，是一代青年人的神圣职责。新书使我开始认识客观世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生。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开始醒悟。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区图谋“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以解决其兵力不足、资源匮乏的危机，对国民党提出共同反共，实行政治诱降，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不久，汪精卫带了一批政要公开叛国投敌做了汉奸，国民党的政策日益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面发展。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下，阳江的抗日救亡工作，迅即转向农村和基层，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深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准备开展农村抗日游击战争。

早在1938年上半年王传舆在阳江青年学生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7月建立了中共阳江特别支部。这是中共阳江党组织的核心领导机构。支书王传舆、宣传委员林瑜，组织委员陈奇略（负责两中）委员林克（负责县中）。10月广州失陷后，特支为适应形势需要，培训青运骨干深入开展学运工作。由青年群社抽调两中、县中学生骨干陈蓴、林良荣、曾传谈、梁嗣和等十多人，由陈奇略、林元熙带领，组成农村工作队，到附城岗背村开展农村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践，锻炼，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十一、十二月间发展林良荣、曾传谈、梁嗣和入党，成立工作队党小组，林良荣为组长。这批骨干的成长，为两